



曲園叢書

14
484
16



門  
號 484  
卷 16



諸子平議卷十六

德清俞樾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天瑞

樾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樾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

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

懋謹按頤輅食醯黃輓食醯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無此八字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懋謹按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也畫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埋之必終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畫亡也疑本作畫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亾彼在

己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畫一作畫此乃字誤盧氏文弼羣書拾補謂張本作畫注云畫亾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懋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未竝用乎字而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詞

食不知所以

樾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沒其先居之財

樾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

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樾謹按載亦成也尚書臯陶謨篇乃賡載歌曰枚傳

載成也是其義

養正命

黃帝

樾謹按正當為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徒職辨  
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  
本作養生命蓋段生為性因誤為正耳張注曰正當  
為性雖得其字而古字凶矣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此

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

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

仲沅本正作師長

至人潛行不空

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闕者也其說甚爲迂曲釋文曰空一本作室當從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室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樾謹按爲正當作而止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爲古文作而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卻

樾謹按釋文曰卻閑也閑乃閒字之誤謂閒隙也卻與隙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曰卻本作隙是也故卻有閒隙之義禮記曲禮篇相見於卻地曰會鄭注曰卻閒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卻德充符篇使日夜無卻釋文引崔李云卻閒也竝可爲證口所偏肥晉國黜之

樾謹按釋文曰肥皮美反說文字林竝作屮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然說文無屮字戶部崩屮也屮與

毀義近是屨爲脆字之誤張注曰音鄙肥薄也疑本作肥音鄙薄也蓋謂讀如鄙薄之鄙耳脆字係恹音符鄙切與張讀正合脆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也秦氏恩復校刻盧重元本以屨爲脆字之誤夫脆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此說今正其字爲脆其義爲毀其音爲鄙則皆得之矣秦說非也

潛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卽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上開之舍必當在其室中商上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牖

北疑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牖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上開於北牖外聽之正合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羣經平議

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樾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方通尚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傅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俗字放者段字實卽方始之方耳

吾誠之無二心

樾謹按爾雅釋詁誠信也吾誠之卽吾信之也下文

唯恐誠之之不至卽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  
引此文改誠爲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越謹按疑道藏本作疑盧重元本亦作疑莊子同然  
此字實當作疑卽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  
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爲乃疑於神之證管  
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爲方圓則成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  
理者其成若神此正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  
互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  
言其上

越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  
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味  
丈人之言其輕儒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增  
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本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  
也周官典祀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  
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洗勺而  
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  
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越謹按無當作毋毋讀為貫蓋貫毋本一字也爾雅釋詁貫習也毋其文言習其文也黃帝篇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則此作毋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毋字誤作毋後人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既其文未既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

列子入涕泣沾衾

越謹按衾當作衿卽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涕沾襟

罪乎不詆不止

越謹按罪當讀為罪說文山部作𡗗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本作萌盧重元本亦作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萌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鮎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

越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下卽當言嘗又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  
中間羅列九淵殊爲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  
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  
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蓋古書之錯誤久矣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樾謹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淺  
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爲利  
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

當據刪

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樾謹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  
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皆謂同  
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卽謂  
之舍猶典市者卽謂之市主農者卽謂之田禮記王  
制篇注曰市典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  
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  
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刪

王之嬪御臚惡而不可親

周穆王

樾謹按臚當作羶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羶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樾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

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樾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樾謹按審度二字傳寫誤倒本作其陰陽之度審下

句云其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度與分對審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

樾謹按此本作彼直真夢矣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

常甘以爲苦

樾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文曰嘗字又作常竝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爲嘗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懃謹按張湛盧重元注竝曰榮棄也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實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譽虛譽也訓華爲虛則榮亦可爲虛矣榮汝之糧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聲名也蓋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予昔給若

懃謹按昔當爲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

仲尼

懃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爲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盧本同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懃謹按反字無義疑刃字之誤俗書刃字作及故誤爲反耳刃與忍通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

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而不能刃即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子人間篇亦載此事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盧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樾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象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

子列子亦微焉猶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樾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爲證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樾謹按與猶爲也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爲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

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樾謹按觀之所變盧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卽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

樾謹按位當作泣泣臨也言無相臨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曰故書位爲泣是位與泣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

樾謹按堪當讀爲戡說文戈部戡刺也春螽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戡見能刺而破之也作堪者段字耳尚書西伯既戡黎爾雅釋詁注引作堪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堪猶勝也則螽股亦可言堪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懋謹按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  
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  
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  
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二  
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懋謹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嗣也故辭亦通  
作嗣尚書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卽嗣也顧命篇恐  
不獲誓言嗣嗣卽辭也說詳羣經平議蓋辭籀文作  
嗣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篇舜讓于德弗嗣而

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所謂  
舜讓于德者讓當爲攘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  
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攘于德也攘者取也尚書微  
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  
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  
取曰攘也故曰舜攘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  
文而卽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賴列  
子此言可以見尚書之古義余作羣經平議未見及  
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樾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

湯問

樾謹按盧重元本作帝怒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何怒之有蓋涉下文帝憑怒而誤又仙聖字上下文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樾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衍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複沓矣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樾謹按孳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孳阜喜樂亡衰老哀苦蓋以衰老對孳阜哀苦對喜樂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兒下當有曰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復矣請乃詣字之誤詣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樾謹按盧重元本鉤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罇韋注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子

樾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黑卵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劒擊已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子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爲之說仲尼之德不出諸矣之下而同於陳蔡

力命

樾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圍於陳蔡亦困字



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懃謹按怛當讀爲旦詩氓篇信誓旦旦說文心部引作信誓息息卽怛之或體是怛旦古通用也人之寐者至平旦則寤矣北宮子久寐而忽寤故曰易旦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懃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懃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訾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卽此訾字之義官秩貴賤必視訾程爲準訾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殷敬順不達訾字之義而以爲當作貲財字則下當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懃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實皆駭之段字也周官大僕始駟戒鼓故書戒爲駭列子原文蓋亦段戒爲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卽處女脫兔之意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懋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蓋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僞名富

楊朱

懋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僞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懋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懋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懋謹按住當爲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渥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盧重元

本作往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懋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作臧之中野臧卽藏字也端木叔死無瘞埋之資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懋謹按上文言舜禹周孔曰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

知則此言桀紂空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弗知毀之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所歸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是美之所歸也毀之罰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懋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爲不

疆食靡角

說符

樾謹按靡讀為摩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又引李云靡也是靡與摩義通靡角之靡即交頸相靡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樾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然則色力方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可語之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不合

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樾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行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樾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並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樾謹按施行字蓋即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慎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懃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段字釋文曰一作供是也蓋擔纏薪菜皆此人供之耳擔纏薪菜是兩事擔纏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纏乃纏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襍志菜當爲采古字通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懃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處與如惡爲酌若作逮則失其酌矣蓋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

改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懃謹按張注訓亟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

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懃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春秋必已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卽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樾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其鄰人遽而伐之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

即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

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為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

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諸子平議卷十六

諸子平議卷十七

德清俞樾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

逍遙遊

樾謹按釋文曰學本或作鸞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

體詩鸞斯蒿下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

司馬彪曰鸞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鸞斯鵙居鵙居鵙

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鸞不作學也今釋

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

矣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為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樾謹按南上本有圖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即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

之二蟲又何知

樾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鵬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蜩與鸞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蜩鳩二蟲明矣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樾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

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襟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井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榎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賦謂湯之問棘也是已

樾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厲名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徵也

吾將爲賓乎

樾謹按此本作吾將爲賓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蓋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  
矣故云吾將爲實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  
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旣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  
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  
天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爲天下之不治與卽  
此云吾將爲名乎彼云自爲與卽此云吾將爲實乎  
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  
若如今本則爲賓卽是爲名兩文複矣  
非不喁然大也

懃謹按釋文喁本亦作号崔作詗然說文号部号痛

聲也喁詗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  
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枵當  
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  
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懃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攀  
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坼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  
坼然則龜字宜卽讀如拘蓋龜有巨音後漢西域傳  
龜茲讀曰巨慈是也古巨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  
矣拘之言拘攀也不龜者不拘攀也龜文之說雖非

子十七  
四  
攀縮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爲說耳

塔焉似喪其耦

齊物論

樾謹按喪其耦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耦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奇於身故謂身爲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樾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體說文土部由璞也蓋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籟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視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

視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爲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爲屋梁楹爲屋柱故郭注曰莛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鍾文選答客難篇莛作筵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

子十七  
豈能發其音聲哉筵與筵通是古書言筵者謂其小也筵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昧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

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尙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鵲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也旣云丘與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肯綮之未嘗

養生主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是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冎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竝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榘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哀元年左傳曰無折骨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榘謹按郭注曰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為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為也然則為亦猶取也指窮於為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爨

火也則并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人間世

榘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為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賣荷也讀若育此育字即賣之段字經傳每以鬻為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

榘謹按下文衍文脩其身以偃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大多政法而不謀

樾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謀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謀成光釋文曰謀便僻也此謀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閒謀竝失其義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樾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俶真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

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

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卽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稊志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樾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

辭無由即無用也下文獸死不擇音即申明此句之義無用巧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為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為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

惡成不及改

樾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為方古字通用尚書皋陶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方作旁竝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即出入無方此本書段旁為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為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為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為



方段字故語詞而誤以為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當讀為拙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拙楊注曰拙牽引也小枝拙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卽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卽此所云小枝拙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卽小枝矣猗乃倚之段字說文手部倚偏引也是與拙同義說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為說也僖十五年左右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卽其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人有痔病者為不可以適河也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卽爾也蓋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相對彼爲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爲己以其知爲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何遜詩云松柏獨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難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爲在失之矣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疎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未達古訓賓賓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闕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目部作國步斯曠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理志作海瀕廣瀉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  
訓頻頻比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鷓斯  
皆可說此賓賓之義  
彼且蘄以淑詭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淑與詭語意不倫淑詭當讀爲弔詭齊物論  
篇其名爲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  
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  
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眴若猶眴然也徐無鬼篇衆狙見之眴然棄

而走此云眴若彼云恟然文異義同眴恟竝粵之段  
字說文兮部粵驚辭也從兮旬聲眴恟亦從旬聲故  
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眴若皆棄之而  
走言狔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爲死母就之  
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眴若二字以其子言  
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  
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已焉爾不  
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尚動  
是其才德未去何爲以失類而走乎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大宗師

樾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眾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自以為得矣真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揖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即背字故郭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借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為宜朋為黨望文生訓殊為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為峨峨與義竝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即峨然也朋讀為翮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翮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翮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即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為峨之段字於此文則訓為宜於彼文

則曰踉跂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  
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稜也亦與不  
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何緊之未嘗  
而況大軻乎釋文引崔云槃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軻  
字骨之槃結是至堅者也軻而不堅是謂真人崔不  
知觚軻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厲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  
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段字荀子榮辱篇橋泄者人  
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  
他篇或作汰或作怵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  
外大害敗爲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  
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驕  
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崖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  
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  
矣

以德爲循

子十七  
其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  
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  
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爲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  
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罌謂之汕詩  
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櫟也箋云今之撩罟也藏  
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世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則此當云在太  
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  
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復  
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  
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  
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  
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  
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徹則當爲不朝徹矣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脾在

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卽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誤尚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其例也釋文引崔謨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僂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輿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子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蓋以彈求鴉乃可

為炙故曰因以求鶚炙若鷄則自能時夜既化子之  
左臂以為鷄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即涉  
下句而行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  
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  
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  
與此正可互證

整萬物而不為義

樾謹按整即說文籒字其或體作壘古或以齊為之

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菹三醢是也整與菹醢為  
同類之物整萬物猶云菹醢萬物故天道篇云整萬  
物而不為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襍故曰整  
是訓整為襍也蓋整合眾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齋  
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襍之義列禦寇篇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釋文曰整亂也亂與襍義  
同然云襍萬物而不為戾則義有未安矣知北遊篇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此則當訓為襍蓋儒  
墨兩家是非蠶起故襍也郭訓為和義雖相通然言  
固各有當矣



日中始何以語女 應帝王

樾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為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

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樾謹按帛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廩以諸說參考之疑帛乃臬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即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為廩廩本從臬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廩者破段字而為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廩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廩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為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彊梁之人也則字當為嚮疾又引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則字當為響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響習如神善注曰響習疾也響與響同習與習同然則響自有疾義響疾連文響亦疾也自以作響為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響疾彊梁為句物徹疏明為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勅字絕句物讀為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

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徹去也響疾彊梁物徹者言響疾彊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道不勸相對為文皆以六字為一句因學者不知物為勿之段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正

樾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詭不止當從之罪讀為罪說文山部作嶽云山貌是也詭即震之異文不詭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罪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作不詭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樾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樾謹按勝當讀為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莫得盾其間也此泥本字為說未達段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沖

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元周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段借之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樾謹按審司馬云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為瀦說文水部瀦大波也從水旡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為蟠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

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  
 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九淵  
 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為它處之錯簡莊子  
 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  
 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七

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九淵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為它處之錯簡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  
 侈於性 駢拇

樾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  
 出乎性附贅懸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  
 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  
 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懸疣  
 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

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而離朱是已

樾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竝同音昔也文曰出平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外語也而曰然音也文曰樾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樾謹按司馬云蒿亂也郭注曰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曰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蒿目二字爲句解爲亂天下之目義殊未安蒿乃瞻之段字玉篇目部瞻庚鞠切目明又望也是瞻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瞻然遠望故曰瞻目而憂世之患瞻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翯翯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瞻瞻然則蒿之通作瞻猶翯之通作鶴與瞻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卽本易義是確與塙通

亦其例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撓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  
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  
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  
讀為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  
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  
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  
可知其非矣

雖有義臺路寢

馬蹄

撓謹按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  
書儀但為義是義即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  
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  
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

檇謹按司馬彪解雜之曰謂羈雜其頭也是以雜為  
絡之段字然下文連之以羈鞅乃始言羈絡之事此  
恐非也雜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  
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識即其事矣

夫赫胥氏之時

子十八  
三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爲允  
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  
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卽神農也眩篋篇  
旣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卽  
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  
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  
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  
證赫胥之卽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眩篋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卽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

文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  
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卽涉下文  
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  
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  
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  
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  
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  
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  
其上耳

脣竭則齒寒

馘謹按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篆說解  
曰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蓋竭之本義爲負舉竭其  
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舉其脣以向上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馘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

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  
能勸斧鉞弗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  
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  
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在宥

馘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然下文  
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  
可通訓并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暴樂之  
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  
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捋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



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暴樂毛傳作爆爍鄭箋云將  
采之則爆爍而疏然則爆爍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  
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  
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  
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  
大喜墜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樾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  
係天而踊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  
字也而與天篆文相似而卽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

樾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  
泛言山之大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岷當爲湛文選封  
禪文湛恩厖鴻李注曰湛深也湛巖猶深巖因其以  
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  
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  
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釋文  
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并并  
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  
山也其原文應竝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

子十八  
為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櫜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  
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為盜跖嚆矢也

檇謹按嚆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  
從口而為之說崔本作蒿云蕭蒿可以為箭此更曲  
說未聞矢以蒿為之也釋文稱或作矯矯揉也疑古  
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箛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  
控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蓋櫜也柄也矢也皆物也  
接之鑿之矯之則皆人也接字見說文木部云續木  
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接櫜者桁楊之楔也柄者桎

梏之孔也言聖知為桁楊接其櫜仁義為桎梏鑿其  
柄曾史為桎跖矯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為柱梁小  
者為接櫜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調其鑿柄之說  
則誤以接櫜鑿柄為皆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  
所引諸說宜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檇謹按止蟲卽豸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  
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豸  
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  
乎豸卽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卽豸也

吐爾聰明

樾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樾謹按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為句失其讀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為句物而不物為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樾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為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其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并失其讀矣應於禮而不諱

樾謹按諱讀為違違諱竝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竝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即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天地

樾謹按此與下節竝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子之言矣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樾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俾也俾立也竝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

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絃使緒物絃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絃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樾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爲胡胡固竝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

樾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予雖祈嚮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字殆皆非也祈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爲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

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歎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閒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天下惑極言其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

二缶踵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

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竝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賓禮樂

樾謹按賓當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達生篇曰賓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卽假賓爲擯之

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句衍不字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

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兩句一氣今  
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  
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

入運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  
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降蓋隆從降  
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  
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  
隆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樾謹按六極五常疑卽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  
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  
祥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卽五福也  
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書

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衛將軍文  
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  
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  
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象傳  
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苟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  
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  
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疊病心而曠捧心而曠文  
義甚明若作曠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外無正而不行

樾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  
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  
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  
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  
遂以正已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  
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於下風而化郭注曰鶻以眸  
穢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鶻以眸  
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  
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  
也刻意

穢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  
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  
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卽道德  
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刻意

穢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  
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  
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繕性

穢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  
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蓋  
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  
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滑猶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  
曰汨亦指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指之與指矣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樾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  
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  
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樾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  
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

非是向本作職尤非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秋水

樾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  
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  
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間世篇率然拊之釋文曰  
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  
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篇人卒未有  
不興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  
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間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梁麗可以衝城  
樾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舩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舩與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衝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字畧作輶樓也可爲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至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蹲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蹲循者據外物篇帥弟子而跋於窾水釋文引字林云跋古蹲字然則蹲循者跋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蹲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謂人主不聽

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踳循之義遂失其解并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樾謹按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子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予之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卽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暮乃字之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爲蟲與下文鳩掇干日爲鳥兩文相對干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軛生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達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卽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爲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竝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有竝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楊注曰方起竝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偃

佺兮師古注曰方謂竝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趣之壞字文選幽通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閒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廡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沈有履竈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竈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焮焮從甚聲沈從宀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焮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焮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叩烘於焮毛傳曰焮竈也是焮竈同類故以焮有履竈有髻竝言之耳鄭裨諶字竈諶卽焮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裨焮焮亦焮之段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焮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焮古沈字然則以沈爲焮卽以焮爲焮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

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鰯此亦臆說今按  
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  
浮之江湖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  
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鱮鰈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  
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  
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山木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  
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  
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  
爲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議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  
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  
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尙書立政篇亦或以議  
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  
謂法制不傾衰也又或以儀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  
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衰則當禁使不爲也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雜居然不免於患



樾謹按崔誤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  
呂氏春秋慎人篇胼胝不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與  
居者無須與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  
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與離之文遂妄加  
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  
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  
長其閒

樾謹按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  
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

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  
得柎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爲君長也故曰  
王長其閒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田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爲句殆失其讀也此  
當以人貌而天虛爲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  
真爲句與清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  
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  
亦訓心淑真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  
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

虛與斷心同故毅初一日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  
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卽人貌而天心言其貌  
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  
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  
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  
而葆真者順而葆真也上綴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斃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  
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  
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竝未得植字  
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  
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  
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  
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知北遊

子十八  
三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  
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  
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  
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竝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  
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  
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  
三委字竝同  
邀於此者

樾謹按說字無邀字彳部徼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  
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  
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是以遇訓邀義旣迂曲且于  
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旣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  
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

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  
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十八

大難問平無許曰夫子嘗平其無有乎此則不問而  
論其對則言對林而疏不當言意凡此類凡字也  
脈與對凡對林而疏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而安之  
古應無對依夫之定一年左傳王使委于王  
得去曰入主而西此言其以對隨道義理王則其  
亦行則也然則對也過其其言則其  
對對對字無變字不謂對也今選字也又

諸子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  
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  
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  
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  
與上句相儷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係也相親係也是抱與係

義通抱汝生即係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猶泥抱字為說未達段借之旨

夫外韉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韉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捷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綱

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為繁手殆不可通矣繁

疑繁字之誤繁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

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繁而捉繆而捉竝

言繁謂繁繞繆謂綢繆廣雅釋詁繁與綢繆竝訓纏

是其義一也繁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嗥而噉不噉

樾謹按釋文噉本作噉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

而不噉傅奕本作歎即噉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

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噉二宋陸王本皆如是

蓋以噉與柔為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噉也

終日握而手不規

檇謹按說文無規字角部觥角觥曲也疑卽此規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觥爲規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規謂手不拳曲也崔云規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檇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邀也古字止作邀文二年左傳寡君願邀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邀食乎地邀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邀

者後出字作交者段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檇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券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旣言志又言期於義復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綦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且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明證說木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廡陳輿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廡  
陳也此欽字卽廡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  
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廡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  
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別者之貌旣以虧  
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侈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  
不當以容貌言崔云侈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侈以陸離師古注曰侈自放縱也卽此  
侈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  
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旣  
別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徐無鬼

樾謹按廣雅釋獸狸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  
是狸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狴此本書以狸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  
牛捕鼠不如貓狴之捷莊子言狸狴尸子言貓狴一  
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凌諄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  
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  
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諄爲樂李云察識  
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  
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  
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  
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段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  
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  
曰夜庀其家事韋注並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  
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  
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  
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謫闇者

懃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謫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闇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闇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懃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蓄于邾公羊捷竝作接  
人間世篇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  
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  
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  
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  
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  
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  
不踞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  
乎卽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  
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  
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則陽

樾謹按縉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  
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  
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  
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子十九  
八  
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

懋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懸於眾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共見其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也其為暢然可知矣郭注曰眾之所習雖危猶閒此誤讀閒為閑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懋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為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為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懋謹按為性萑葦蒹葭六字為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為義尋之言寢尋也漢

書郊祀志寢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言寢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竝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噉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

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  
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  
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為教而過不識數  
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  
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為責可  
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為遇又臆改為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為文  
陰陽相照相益相治

樾謹按益當讀為害爾雅釋言益割裂也釋文曰益

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  
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  
子乃或言枚傳竝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  
孟子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趙注竝曰或有也此  
云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為對文莫無也  
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人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園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赭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瘡卽癰之籀文素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爲癰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癰悶日夜無瘡謂不癰悶也

官事果乎眾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眾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寓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

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鸛蚊陸氏但言其無蛇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蛇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金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金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鸛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鸛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蚊蛇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真篇毀譽之於已猶蚊蛇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蛇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蛇字使蚊與鸛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

與蚊蛇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

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弑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

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聽得罪也聽卽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天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  
春秋貴生篇作天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  
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  
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  
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  
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  
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  
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  
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  
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懋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懋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字於發之發之限於下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蘇之輒無惡平文于不勝餘懋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為正樂與治為治

懋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

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

盜竊

懋謹按極當作極爾雅釋言極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竝曰殛本作極

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樾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麻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八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匡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竝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說劍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樾謹按詩閔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  
劔猶治劔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劔相擊斷截也失  
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漁父

樾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  
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  
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  
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已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過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  
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

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緩也此與下句之義不  
屬又云良或作垠冢也此說近之垠猶墳也墳垠本  
疊韵字應帝王篇以處墳垠之野是也故墳亦得謂  
之垠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閔闔與垠同外物篇  
胞有重閔郭注曰閔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瞑又音眠當從之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義一也竝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真篇曰甘瞑于溷瀾之域卽本之此

槁項黃馘者

樾謹按馘者俘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瘖之段字說文尸部瘖頭痛也黃瘖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肖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  
肖音瘠瘠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  
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  
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懡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  
溢人是也謹愿與驕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懡謹按縵者慢之段字鈇者悍之段字堅強而又惰  
慢紆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懡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  
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  
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  
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  
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必似是  
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  
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  
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閒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爲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

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並通以用也以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越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越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卽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越謹按此卽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

越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而衍之字祗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  
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祗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明  
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諸子平議卷十九而命不入雖汗雖就而命甚具眼不

